

~可憎~

迷濛的窗外，兩天假日下來，未見改善。6月的梅雨季是如此嗎！關在家裡，小孩有些悶，卻依然不亦樂乎玩著所有可以玩的遊戲，大富翁，UNO牌，用保特瓶堆砌成的保齡球，小孩該也天真，這是上天賦予小孩的公平，有著稚氣的童真與玩心，無憂大人世界的應酬、鬥角、思維、鋪陳，為著那飯碗，為著那水往下流，人為上爬的枷鎖，所以有著各式的煩愁。尤其在迷濛的雨裡，更為濃愁的在心裡，一層又一層的疊塔著，沒有千層糕餅的香滋味，卻像是急於想離開迷宮遊戲裡的少年，試著每道轉彎口，尋著可能的曙口，在生活裡找著出口，覓著能維持能量的動力，得以前行。

一段時間，沒啥新鮮事，沒啥新鮮書，可以刺激腦幹細胞。起床工作，工作呆板，呆板每一天，每一天下班，下班吃飯，吃飯睡覺。睡覺的隔天，一天一天，一週一週。近幾的循環，梅雨季的生活。

那麼一天，阿雄逼著不聽使喚的腳，走向不到幾十米的圖書館，借上幾本書，讀著<<拖爾斯泰的智慧>>、說著<<少年維特的煩惱>>、標題著<<47歲的蘇東坡，47歲的我>>，生活有了些花樣，不再躺著，等待睡魔來共築夢境。不再醒著、坐著、嘆著，有些不得不的無奈，做著無啥成就驚奇的每件事。仍要做，因為那是捉縫著工作體系的循環扣。一托拉庫的人，會因為怠工，而在日記本、部落格、臉書、無論傳統亦或科技的各式社交平台記上這個怠工者一筆，久之，不撻伐之不快了。所以跟著被推著的力量前進，只是慢慢慢，慢的窒息與凝結—

翻開書，背景的一部分，其實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若隱若現在文字工作者的筆觸下，說著你、我、他的故事。何妨讓他/她來寫你，說你；是否你可以來寫他/她-阿雄/美香，也寫你自己呢！生活又多了動力與樂趣。至此，該有些明白，「三日不讀書，面目可憎」的一絲點道理了！

~秋風/王旭正~

Shiuh-Jeng WANG